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十四回 饋賂交鄰為敵樹敵 正名施令攻心結心

卻說雙尾蠶著丸倒下，未大損傷，如飛滾起，跨馬加鞭。子郵又指道：「著！」只見那騎長嘶，將前蹄揚豎，後股漸坐。雙尾蠶慌跳下地，拾刀迎回。子郵微笑指道：「著！」雙尾蠶棄刀仰後跌倒，雙手抱頭亂滾，喊道：「痛殺我也！」子郵向前解下他的束腰縲，將手足背綁捆紮提回。行過裡餘，見監斬官等追到，金湯亦帶馬前來。子郵令將雙尾蠶綁於騎上，同回進行復命。浮金主臨軒親審，雙層蠶已係半死，令用返魂湯貫入喉中，有頃甦醒，喊道：「痛殺我也！」手足掙舒，腰縲斷落，俯伏丹墀，面上涓涓滴血。浮金主問道：「爾去了，如何又遭搶回？」雙尾蠶奏道：「犯臣自知罪不容恕，然皆為小人所惑誘，欲行掙脫自新，以報主上。不知韓速用何暗器飛丸，先折犯臣二齒，不勝其痛，墜落騎下，情知萬無好處，拚命跨上逃遁。」

韓速又傷坐騎，犯臣只得持刀復與爭命，未曾交手，飛丸又中目眶，痛極暈倒，如何擒回，實不得知。懇主上赦犯臣自新，勿信異類，以損牙爪。」滿朝文武齊聲代奏道：「柏橫言亦近理，況諸案件，皆家人柏可之罪，願主上法外施恩。」浮金主持疑，相國奏道：「不可！諸案或有家人，然庇護縱容以至於此，是誰之罪？而強奪民女案件，又將家人推諉耶！況現在殺傷多兵乎！凡牙爪之士而不忠貞，則同異類；遐方之人而能勤謹，則是股肱。願吾主勿疑，仍令韓速監斬。」浮金主准奏，令韓速押入法常雙尾蠶問柏可道：「今日安在？」柏可答道：「大爺若無差辦事件，小的何至於此！」劊子手跪稟開刀，二人大慟，頭滾落地，慟聲淚珠猶未絕息。

子郵繳命，浮金主加為冠軍將軍，賜官房為第。子郵謝恩出朝。第二日，往闔城文武門前投刺拜候，再謝恩相國。次日燭相國退朝，即來答拜，問些中華禮樂文章，至晚方歸。闔城文武，數日無一人回刺，子郵也不以為然。金湯憤惱，罵道：「這群畜生，往還的禮數盡失，卻莫非遭瘟，都病倒了！」子郵叱喝始止。楊善道：「昨日傳說，文武俱為雙尾蠶，猶議拜本，請比試哩！」子郵只作不聞。

果然值殿將軍康珊奉命，命冠軍往西教場伺候。子郵遵命到教場來，只見軍馬排得齊齊整整，果然盔甲鮮明，器械犀利。子郵寬衣大袖，直到將台下站祝上面坐著三人，中間係燭相國，兩旁的卻不認得。相國令「請」，子郵隨旗上台打恭。相國下位迎接說道：「闔朝武將因慕冠軍英勇蓋世，奏明求教。吾等奉命監察。」子郵答道：「君命謹遵。但彼此皆屬同氣，豈可以兵刃相殘！願求不傷損的試法。」相國道：「甚善。」回顧二人道：「比試而不相傷，莫於挽強昇重，今正以此為準罷！」那二人起身答道：「是。」中軍官走到台邊傳諭諸將，又令將一百二十斤、二百四十斤、三百六十斤三樣石塊疊疊起來。

諸將交頭接耳。內有數人，夙以力聞者出隊，異起離地盈尺；又有異而動步者，有能行三五步者；惟有驍騎尉白額虎昇起，行有十五六步，蹲身放下，氣不喘，臉不紅，滿場稱贊。

公正官傳冠軍昇石，子郵道：「再請挽強。」諸將又議。有十餘人，素以善射稱者出隊，到器械架上取樣弓，拽得滿員；復建錦標於八十步外，換次而射，多有中的者。子郵取中一張犀角弓，正欲拽試，忽聞空際離鳴，立刻取下三支，用左臂拉開，審得親切，接連發去，呼道：「著！」只見空際只鷗盤旋墜下，卻是射穿左右翼中心，三處均平之不參差，此係韓家一字射法。滿場稱妙，諸將喪氣。

有都尉名喚錢銳，向前道：「諸人皆得睹冠軍射法精妙，更欲得觀神勇昇法。」子郵答道：「射乃偶然中，昇重則非所習，甘拜下風。」中軍官道：「冠軍即無力量，無論幾個，俱須一昇，相國大夫方能復命。」子郵道：「是。」撩衣向前，雙手端著三堆離身，復復手橫托，行到台邊，約四十餘步，仍雙手捧著放下，聲色不動。上台台下，人俱大驚。相國傳問道：「眾將官可猶有試法？」將士齊答道：「相國保舉不謬，小將等懼心服矣！」相國同那二人下台，帶子郵回朝復命。浮金主大喜，加為冠軍侯，再差往延虛州盤查倉庫。子郵領命，力辭侯爵。浮金主不許，相國勸受，子郵乃謝恩出朝。

卻說延虛州大夫，姓杞名圖佳，雖為中大夫之職，管延虛州事，為人清潔簡重，凡積習陋規，毫忽不受；遇事執理論情，亦無饋送權要，所以好處並無上司稱讓，倒反說作壞事。他官壞事播揚，不係杞大夫的，也往他身上推。因此，浮金主聞知動怒，差冠軍侯前往按驗。

當下冠軍回寓，換衣帽，令楊善為御，往延虛州迸發。經過白駒峽、慙悅山、白古渡、竹馬嶺、大椿集，始到州境。沿途只聞稱功頌德，並無怨聲詛語。但見田疇茂盛，機杼相聞，想道：「怪哉！如此循良，而以貪酷加之，何顛倒是非乃爾！其中定有他故。」

及到城內寓下，晚間與店主閒談，問及地方官長。店主道：「三十年，未見有此大夫矣！」冠軍道：「這話也未必盡實，如果廉能，何以境內百姓多有言其貪者？」店主道：「客官有所不知，大夫實在廉潔。近日所傳貪字，卻也有因，然非大夫自貪，乃所信用之人，似誠慙而實饕餮，焚誠詐騙於外，不逞之徒倚用之，並串通匪幕管門。管門內有一人，遇事勒索刁難，恃咽喉之勢，挾壓胥吏，無賄則行罵辱。胥吏沒法，逢案則索詐取民以供。所以貪聲籍籍。大夫並不知也。」冠軍道：「為州大夫，如何連家人橫行都不知得？其咎亦難辭矣！」店主道：「凡知人之過，非目睹即耳聞。今幕友書役管門，暗地貪婪，誰將此事向大夫說？目既莫能睹，耳又無從聞，何由得知？所謂見遠而不見近也。」冠軍道：「幕門書役，招搖於外，姑無論之，胥吏既受其用，如何不稟？」店主道：「幕友門上要去書辦，如吹灰之易；胥吏要去幕友門上，如移山之難。緣門上可以鉤串匪幕，又可面稟大夫；而胥吏具稟，仍要由門上之手出入，幕友筆下批發。請教幕門的權重不重？」冠軍道：「書役姓名？」店主道：「姓石名佳。」冠軍道：「幕友姓甚名誰？」店主道：「先是姓郭名試，姓陰名灝，近是姓羊名其行。」冠軍道：「門上姓甚名誰？」店主道：「門上聞有四個，惟姓桑名仁者最貪最黠，諸人皆聽所為。如去石佳、羊其行、桑仁，再將門役究除，可稱樂境矣！」冠軍道：「門役姓甚名誰，如何難除？」店主道：「門役內有姓雷名介玉者，年久成蠹，據於要地，教孫升木，莫不係他。幕友書役管門之綿索，皆伊通連說合，實為罪之魁也。」當夜冠軍得知，次早，往治內來。直到門上，見諸人正值早餐。冠軍袖內出刺，向前說道：「都中韓冠軍拜候大夫。」只見一人約三十餘歲，有微髭須，回道：「大夫向無姓韓的故舊朋友，且文武不相統，請爾家冠軍快回，不必想在此處尋油水。」同席齊和道：「桑爺說得是。」冠軍料係桑仁，大步向前把住手腕，說道：「煩爾同見大夫。」桑仁遭拿，不能掙脫，痛的如豬遭殺也似喊，眾人齊向前呼喝。子郵似沒看見，只管往衙裡走。

署內的人，聽有喊之聲，俱出來看。杞大夫聞得，也同幕賓上堂。子郵看見五旬以外，長面微須一位尊官，料係杞圖佳，向前拱手道：「都中韓速進謁，門上阻擋，是以造次。」杞圖佳連忙趨下打恭道：「不知冠軍降臨，有失迎接。」延人中堂，禮畢坐下。冠軍問些州內事情，杞圖佳如問回答。冠軍始令排香案，懷內取出丹書，令杞圖佳拜接。開讀曰：不穀以微薄一身，處於都城，凡四方軍民倉庫，咸賴牧令無絛保守。自任爾杞圖佳來收延虛，籍籍有「倉儲不足，庫藏虧缺」之聲，果爾，何負國家之甚也！今命冠軍侯前來審察，如無虧缺，則仍供舊職；或傳聞不謬，爾其就檻來都，毋得羈違。欽哉。

杞圖佳聽畢，謝過君恩，去冠脫服，下堂聽審。冠軍道：「地方案情，速已悉矣。大夫請穿衣正冠，同審犯者。」杞圖佳謙讓再三，始行穿戴坐下。冠軍問道：「聞有龍檻者何在？」杞圖佳道：「龍檻係老家人，久回去矣。」冠軍道：「此大夫之過也！跟隨多年，無大過失，奈何用新而舍舊？故致聲名狼藉。當速召回。可將幕友羊其行，並門上桑仁，及書役石佳、門役雷介玉帶審。」頃刻俱齊，令各給紙筆，自供贓犯，免得受刑。眾人哪裡肯招？及要用刑，始承招認。俱係雷介玉串合羊其行、桑仁、石佳所為，雖同分贓，而多寡各殊。

冠軍命將四人杖斃，籍沒家產，妻子免議。乃盤倉庫，不期開倉倉空，開庫庫竭。冠軍問主守吏役「云何？」倉吏稟道：「去

歲水荒，大夫見民急迫，不暇奏請，先行開倉賑濟。那料後奏未准，故倉空無補。」庫吏稟道：「春間民無種糧，又欠農具，大夫盡行按派借給，是以庫竭。」冠軍才欲再問，忽聞門外呼號之聲，如風暴潮汛。冠軍同杞大夫到大堂上觀看，只見無數百姓焚香涕泣。冠軍問其來意，訴道：「延虛州百姓，皆賴大夫起死回生。今聞被逮，百姓俱願填還倉庫，懇求天使奏明，保全杞大夫，延虛全州世世戴感大德。」冠軍道：「何時補完？」百姓道：「請限三日。」冠軍道：「准眾所請，不得逾限。」百姓答應，叩謝而退。

冠軍攜杞大夫手回衙道：「足見大夫愛民保國矣！」命吏役退去，就於衙中住下，問問人才物產風俗民情。耽閣到第三日，倉庫吏同來稟道：「倉庫如數補足。」冠軍大喜，復往查清。即同楊善回都，奏上浮金主，且薦杞大夫有感懷盛德，非邊州之器。浮金主允奏，降命召回。

只見中大夫邊修奏道：「杞圖佳罪終難宥。倉庫皆守國之要也，如何不先奏明，而即擅開支發？倉猝有警，全州豈不瓦解！今冠軍侯受恩深重，當思報國，而扶同蒙蔽，實負君恩，應請議處。」又有中大夫畢立奏道：「凡事有經有權，邊大夫所論，乃係經道，非知極者。若遇凶荒，百姓存亡呼吸，而猶輾轉羈退，恐民無食。不填溝壑，則為盜，以延命耳；盡填溝壑，是無民也，無民何以為國？為盜延命，則倉庫豈國家所有！民叛於內，而招敵於外，其費豈止倍徒耶！」子直道：「向例凡盤過倉庫，隨即解運回都，該員離任；今冠軍侯不遵解運，仍使就職，難免違例之愆。」畢立道：「向例隨即解運離任者，以防杜暗中挪借鄰邑及大商大賈補庫補倉，扶同欺混也！今皆出於百姓感納之誠，豈與尋常相等，而亦須防杜耶？」浮金主道：「畢大夫之言是也。」仍召杞大夫回都。

數日已到，入朝覲畢，浮金主慰勞，再問：「長何所疾苦？」杞圖佳奏道：「苦少淡砂。」浮金主聞得，便蹙雙目視郎福厚，問道：「所事如何？」郎福厚奏道：「前使回來，今復接信，餘、包二大夫請我國進兵，侵彼邊邑，於中取事。」浮金主道：「浮石君明臣賢，人才眾多，驍猛之士不勝曲指，進兵難期必勝。」中大夫鐘受祿奏道：「浮石朝內有餘、包之奸，邊疆有四鎮之逆，國家不乘此時兵糧豐足與彼爭持，設或二奸去位，四鎮削平，恐吳不滅越，則越沼吳矣！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非不知之，但必須選得大將，方可進兵。看朝諸臣，皆不能勝此重任。」只見中大夫蔣哲奏道：「燭相國常稱韓冠軍係將相器，主上亦深愛其能，何不用之？」浮金主猛然省悟，大喜道：「寡人正忘之。」即召冠軍侯上殿。

浮金主道：「本國諸件皆備，惟淡砂仰給於浮石。太平日久，生齒日繁，舊數不敷，邊人多誘其民私相貿易。今被設立新法，防護甚緊，不許漏出顆粒，殊為可惡。幸彼國有佞臣，夙與交通，今請進兵，固時制宜，實為難遇之機。卿可率將兵前往，即不能多取土地，但得有路通玉砂岡，百姓皆依賴矣！」冠軍道：「兵易結而難解，且臣於天時未諳，地利不知，人和莫悉，願主上與老成碩德共謀之。」浮金主立召燭相國、國大夫、子大夫、蔣大夫、畢大夫、邊大夫、常大夫、王大夫、冷大夫，共議機宜。燭相國道：「用兵斷乎不可！浮石與浮金，向來有無相通，因我貪於小利，不公平交易，而誘其獨民偷漏，又於彼國所須之物昂其價值，是以立法提防，其曲實在我。只須遣使謝罪，彼國多賢才之士，自無不允。若輕於動眾，臣未見其利也。」浮金主問杞圖佳道：「杞大夫以為如何？」杞圖佳奏道：「不獨論理義，即揣時度勢，亦屬非宜。彼國俊傑在位，兵多將廣，歲無饑饉，邊多險峻，是天時地利人和，俱無隙可乘。臣竊謂用兵不便。」浮金主又問郎福厚、子直道：「卿二人之意如何？」郎福厚道：「國有佞臣，敵國之福。今彼現有餘、包二心向於我，雖有賢才，皆將自相殘滅，安能為之用？況彼四鎮拔扈，我既進兵，彼必發作，內外夾攻，勢成瓦解。相國員是持重之論，然屬自弱之謀，將終受制於人，欲強國者不當如此也！」子直奏道：「請先修備四境，可進則進，不可進則止，亦無大害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之意決矣！」畢立奏道：「燭相國、杞大夫、韓冠軍俱謂不可，皆是慎重之見。若必欲用兵，須專委此三人，庶謀算周密也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太子權聽國事，冷慕光、王台沼贊議可否。燭相國兼司糧餉，駐於都中；杞大夫中途提調，駐於龜息城；糧草貯於雙谷谷；韓冠軍為前將軍，子大夫為參謀，領兵二萬前進，先於雁翼關訓練。寡人統兵五萬，同郎人夫督後接應。諸卿各宜發奮建功，以副寡人所望。」相國正欲再諫，只見常安奏道：「浮石已不可敵，而天英雙龍及各島，皆同彼和好，我與浮石構結而不能解，雙龍、天印煽惑各島北、東、南三面乘虛而來，是我雙拳而敵眾手，如何擋得住？」冷慕光道：「必須遣使四出說之，使共攻浮石，庶幾取彼羽翼，為我心膂，是數浮金而攻孤浮石也！願吾主行之。」

浮金主允奏，問諸大夫道：「誰往雙龍、天印？」冠軍道：「臣願往。」子直道：「雙龍、天印各居南北，往返愆期，宜選二人分往。」冠軍道：「鄙意前去，不僅欲其協力，且察彼處形勢，以用其所長耳。」蔣哲道：「二處俱屬絕險，不佞皆曾游來，天印乘船，雙龍習馬，各有近屬數十島相附。」杞圖佳道：「雙龍君臣乖戾，天印君臣兇惡，情性皆屬貪狠，非可以言詞喻。」郎福厚道：「二處臣子與福厚俱有交往，貪狠誠如所論，惟多費土產耳。福厚修書，差人帶賂暗往，以饋其臣；主上使大夫聘禮，明說其主，應無不借矣！」浮金主笑道：「寡人惟嘉謀是從，貨物非所惜也，諸卿即速辦理。」燭相國奏道：「兩處君臣雖俱貪戾，然事情輕重，豈有不知較量之理？既與浮石交好有素，烏能必其為此？若於貨物，便棄好尋仇！況浮石素強，不僅本國軍士聞之膽寒心怯，而兩國將卒自然畏懼相同，胡可謂費纖土儀，便能得其死心竭力助我？此只因其平日性情上論，實未能禁其不於通盤大勢上算也！」杞圖佳道：「賄賂雖可以結其歡，未必能保其心之終不移動。或浮石倍加饋彼，兩國摯共為謀，我坦然無備，彼懷詐乘機而勃發於意料之外，不亦危乎！」浮金主道：「如相國、大夫所言，兩國之心難保，即不必借其力，亦足以制勝。現有餘、包黨羽在浮石心腹，而素業販私之徒眾，又俱怨彼嚴緊玉砂，今使之挑選精銳，潛入玉砂岡，自內攻出，與我相應，豈不足以濟事，又何必借資於兩國乎？」燭相國道：「如此更屬不妙。」浮金主道：「何也？」燭相國道：「余大忠、包赤心爵祿已經尊厚，猶有何求於浮石喪亡？其欲我進兵者，不過為與同朝不睦，欲快其私意耳。若玉砂岡被我取得，是彼之外府被我奪來也，餘、包何樂而為之？至於販私者，其徒眾固皆精銳強壯，其積蓄固皆豐盛齊全，其於地利固皆便捷，其於人事固皆熟悉，若為出奇制勝，原大可用，然其居心念念在利，浮石嚴禁玉砂，其徒私收轉賣，方有厚利，若出力為本國取得玉砂岡，先自失去膏腴恒產，彼又何樂而為之！且私販皆不法之徒，既心齊力一，積儲多而精壯眾，其黨羽布散又最廣，今使知兵之虛實，必致貪念漸生，謀成而勃發於我內地，誰得而禁制之？似此種類，剷除猶恐不及，奈何反欲招為心膂乎！」浮金主道：「所論雖謀慮周詳，但百姓苦於鹹食，舍兵不用，而由他途得砂，終須多費，年久未免難支。諸卿必須於用兵之中求其善道。」王台沼道：「惟有得兩國同心耳！」杞圖佳道：「心即暫時結得，安能保其不變？」冷慕光道：「莫若先攻奪其心，而後深結之，始可固而無虞。」王台沼道：「何謂先攻奪其心？」冷慕光道：「今淡砂浮石既繫於我，未必仍寬於兩島。須先以各國百姓苦於鹹食為名，連衡為閭與罪之師，如此發號施令，不但本國兵士生憤怒心而去畏怯之意，雙龍、天印君臣亦必不能捨為百姓美名，而反與我為難之理。是正名以奪其貪險之心，復饋賂而約結之，兩島自不能不同仇矣！」浮金主大喜道：「冷大夫所謀最善，著速施行，寡人決矣，無疑義矣！諸卿遵辦，不須再費唇舌矣！」燭相國道：「主上之意雖決，老臣終以為非。」王台沼道：「如必不可挽回，立意興師動眾，則須秘密勿露，待百事齊，然後見機而作。」杞圖佳奏道：「彼國雖餘、包二人奸佞，向來賢才頗多，聞近又出有古璋任為客卿，有鬼神不測之謀，本國才幹無其儔匹。須使餘、包實擊其肘，或於事有濟。」子直道：「昔日郎大夫在彼國時，深相訂定，自然百般計算誅除。大夫既然疑慮，重遣人齎書，再加叮囑就是了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結約二島，子直可往雙龍，蔣哲可往天印，郎大夫速修三處書，遣精細暗行先去。杞大夫可往龜息理事，韓冠軍可於大營挑選士卒。子大夫同相國分視四境，催攢糧餉，待蔣大夫天印回時再往雙龍。」燭相國奏道：「子大夫可同蔣大夫各使一島，其周視催攢，臣願獨任。」浮金主允奏退朝，諸人各理所司事務。

單說韓冠軍來到營中，看見將士率皆柔弱，使之發矢，不過五十步；使之昇重，不過八十斤。再看兵器，又俱輕微；令其作勢，俱屬花假。問軍政司道：「兵形何太微弱？」軍政司回答不出。旁有軍士向前代稟道：「太平日久，多係資緣頂替，是以如此。」冠軍見其意氣閒暇，言詞清朗，詢以他事，俱直言無隱，井井不亂。問其姓名，答道：「姓金名墉。」子直甚愛之，即調任原軍政司，用司軍政。從二萬兵內，將就選得六千，乃奏請召募。

數日間，得年未二十者八千人，二十外三十內者二萬五千有零。火龍潭蔣鐘等聞知，多來應募，又得二千餘人。於中揀擇才力出眾者一百四十人，命為親軍，授以法度。選其內智勇兼全者二十人為親校，矯捷異常者四十人為上校，餘八十人為副校，使自習練。令金墉統攝軍事，楊善、金湯分班巡審。乃更衣跨衛，察看邊情民性、地理山川。

一日到流屍渡邊，看那渡船尚在洋中，只得立待。忽有白髮老兒挑著擔子到來歇下，坐地喘息。冠軍問道：「擔內何物？」白髮者道：「矢鏃。」冠軍道：「往哪裡賣？」白髮者道：「我係浮石人氏，世以兵器為業，失鏃原自本國鍛來，因水性輕，淬之不甚鋒利，必須到這邊紫雲岫畔烏鴉洞內淬之，其鋒倍常。」冠軍道：「年高不宜擔此重擔。」白髮者道：「原係徒弟挑的，因在路與人爭競，所以我擔了，先行到此。」冠軍道：「為何爭競？」白髮者道：「每次到這裡淬水，本邑征抽十分之一，今次征過十分之二，猶趕來要平分。我們不肯，他便強將徒弟扭去，此刻無信，想被拘祝我也難顧，要過渡了。」冠軍道：「我正要看浮石沿途隘塞，何不借此同去？」乃向老者道：「我亦欲往浮石訪親，奈路道不熟，順便代爾擔擔子如何？」白髮者道：「近日浮石邊境來往，俱要稽查，爾若過去，須充作我的徒弟，現有憑文在擔內，可免盤詰。」冠軍依允。渡船到岸，眾客走空，冠軍率衛提擔，上渡過洋。復將擔子裝於鞍上，仍使坐騎。白髮者道：「得空手步行，如升仙矣！」兩人同行同止。都係嶺巔峰麓、巒腰洞腹、窄狹崎嶇的路道，大半藉於攀援，驢兒俱係前挽後扶。視凡險處，俱添設夾塞稽查。

兩人晚間都是宿於樹下岩中，冠軍歎道：「好險地也！」白髮者道：「本國通浮金共有三途，此係歧路，於欣逢鎮出頭，不能直道，都中少人知得。雖險猶可直腰而行，又無風沙瘴嵐之苦。若由大路，道遠費時，旁逕更險，仍多伏行之處。」冠軍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老者指隱隱萬峰團簇聳秀如林之處道：「彼即產談砂處，係浮石之寶藏，名喚玉砂岡。到黃雲城猶有乾餘里。」冠軍道：「既到玉砂岡，且先察看，黃雲城另行計較。今須視沿途到本國路逕。」便與白髮者道：「我訪親家，往大荷邑，請指示前往方向。」白髮者道：「從此向東，三叉路口轉向西南，逶迤七十餘里，就像大荷境。但關口盤詰得緊，恐難過去。今將徒弟的憑文送爾，這個衛兒給我若何？」冠軍道：「遵命。」白髮者取出憑文，交與冠軍，乃策衛去。

冠軍向東，往西南，行到岡上，見砂屯俱苦蓋於露下，想道：「正好用火。」轉念道：「此皆天地所產，費無限工力，方能成此許多砂，若焚之，違天產育群生之意。」乃不發火。

看畢形勢，即轉回過大荷邑、芹風州、雲平嶺、鴛鴦城、梅平陵、獨鎖渡、葫蘆卡、百結關、品字城，各關津隘口，雖俱氣象威嚴，文武賢愚，地方險易，城邑實虛，亦知其略。處處盤詰緊密，冠軍因係隻身，又有憑文，所以俱無阻擋。一路上雖峰巒接天，谿澗莫測，極其險峻，然寬坦可結陣之地，亦復不少，非若小路之無旋軌並肩處。

歸後營中察看，將士俱依習練，已有成效。子直也回，冠軍問：「使事如何？」子直道：「至彼島中，先候將軍沙虎，托彼調協，沙虎不允。直詢郎大夫書，沙虎云：『乃彼此往還之禮，今為國事，島主如無所賜，誰代擔此干係？』直云：『如蒙將軍成就公事，些微土產，敢不惟命。今來上國，除奉島主之命外，仍帶有薄敬，請先晒納。』令隸役捧上禮物。沙虎見了大喜，道：『島主久存侵入之意，緣恐力寡，不能得志。』

今大國既有此舉，南邊諸事，可不須虞。虎先奏明寡君，便請大夫面見。」沙虎去不多時，有內臣來請。直上殿禮罷，島主海鯨開顏道：「上國於何時出兵？訂定軍期，寡人使將官尤雲、彭悅等，約齊諸島，並力迅發，使彼不能兼備。」直道：「返國先定約期，飛速奉達。」海鯨請宴。次日修書回禮，送我返國。直到都中回奏，主上命先來營中，待蔣大夫歸，看雙龍如何，再訂起期。不知冠軍如何打算？」冠軍亦將由小路去玉砂岡，山川險阻，備細述過。

次日，蔣哲進營，二人迎問：「雙龍可否依從？」蔣哲道：「到見彼主童體仁，送上書禮。童體仁問於群臣，將軍鐵鵠奏道：『浮石、浮金二國平日皆係通好，今突浮金而攻浮石，於交鄰之道為不順。浮金必欲借我之力，須將珠池、寶嶺二邑割交於我，並助添辦船隻各費，方得出兵。不知浮金可能從否？』哲道：『寡君與浮石亦無宿仇，惟因被吝其淡砂，民病鹹食。豈上國所需，浮石獨不吝乎？今同心協力，共往取盟，使各國百姓疾苦永除。寡君此舉，為各國百姓，非為私也。今未得寸地而先割二邑，使臣不敢與聞。或軍需缺少，自當勉力以應。』童體仁道：『不惟效勞，將率北方諸島並力聽命。大夫既雲未得寸地，不可先割二邑，如功成之後，可保割否？而今軍需外，將何物犒勞？』哲道：『功成之後，敢不竭力奏請之犒勞軍士。浮石東北數千里山川城池、子女玉帛，皆犒軍物也。』童體仁道：『大夫毋不固執，可與鐵將軍議之。哲辭出來，鐵鵠請到他家飲酒，向我索夜光屏、長淡石。哲道：『長淡石，奏明寡君可保送上。夜光屏實寡君所愛，須待將軍有功，力好啟奏，此時未敢應允。』鐵鵠道：『大夫毋妄語。』哲以杯酒澆地道：『如將軍成功而爽約者，有如此酒。』鐵鵠大喜，復同上殿，請海鯨差人往東西北三面島上，約令準備。『所求各件，功成之時，俱在蔣大夫身上，不須疑惑。』海鯨准奏，修書使內臣江鳴同來，請定進期。主上留於都中，使哲問冠軍可齊備否？」冠軍道：「定期請寬十日，諸事可全矣。聞二島素附浮石而輕我國，浮石特為南北屏障。今兩大夫奪來為我羽翼，其功偉矣！」蔣哲道：「唇舌之勞，非實經濟，將觀冠軍廣布鴻猷，以副君民之望。」冠軍道：「年微識寡，敢不竭蹶仰體大夫盛意。」乃與蔣哲、子直周視各營。蔣哲問道：「並不見攻擊之勢，何也？」冠軍道：「內壯方成，不可先習外勇。」蔣哲方才明白。

辭回後營，只見軍政司附耳稟道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冠軍怒道：「誰敢？」軍政司又稟道：「從權濟事，行亦無妨。」正是：枉尺直尋違孟訓，求名避罪負孫謀。

不知所稟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